

和平的鄉村

田多野

和 平 的 鄉 村

田 多 男

元昌印書館

〔書號〕132 〔頁數〕146 面 〔字數〕78660 〔售價〕4800 元

一九五三年十月第一版

〔印數〕1—4000 冊

元昌印書館 出版

上海山東路一二八弄二〇三號

通聯書店發行

上海九江路二九五號

目錄

起早落夜加勁幹.....一

泥土黑了許多.....七

「路不拾遺」.....三

翻身村.....一七

新中國的小主人.....三

「老生薑特別辣」.....二六

嘹亮的歌聲.....三

阿娥她們笑.....五

海墘河不再是「害人河」.....四

長烟囪冒烟.....一

市集好熱鬧.....三

一個生產互助組.....五

看拖拉機展覽.....六

自己辦起合作社.....六

村裏來了文化擔.....七

新事新辦.....七

水順大娘學文化.....八

送解放軍出發.....八

白沙村的農民劇團.....九

「自己的事兒」.....九

民間畫家張又青.....九

大黃牛一天不吃草.....一〇

聽說梧桐鼓書.....一〇

沈三妹養孩子.....一一

冤家變親家.....一一

莊稼人的屋裏都亮啦.....三

替祖發伯拔荳.....三六

過好光景感謝毛主席.....三一

後記.....一六

起早落夜加勁幹

火車到了大圩村，我下車。

一天星月，把車站和村落裏的房屋照得白晃晃。走在路上，腳可以踏着自己人影子的頭，夜已經深了。

上家鄉的汽車要明兒下午才開，我打算在這裏過了夜，明天一早，五十里路自己跑。誰知道碰巧這幾天是專區裏開生產技術交流大會，客棧給過路的客人住滿了。

店夥計介紹我到一個叫寶田的農民家裏去借宿，我看了看錶，已經是十一點三刻了，覺得深更半夜去驚擾人家不好，不打算去。他拉了我一把就說：

「正早哩！你瞧，俺村子裏哪家燈火不亮着？」

的確，家家窗口紅通通地，遠處近處一片劈啦拍啦打麥的聲音，真好熱鬧呵！我懷疑我剛才看錯了時間，當我又把錶取出來的時候，車站上的大鐘打響了，我數一數，沒有錯，是十二點鐘了。

我和他穿過那條狹小的街道，路上沒碰着一個人，他們都掩在屋子裏作活。我們踏在路上沙沙的脚步聲，有劈拍的打麥聲和諧地合着拍子，送我們從街的這頭走向那頭。

到了一座白圍牆的院子門口，我們停下腳來，打了打門，出來開門的是一個樸實的老人，頭髮有些花白了，額頭上的皺紋劃得又粗又深的，但瞧他那股勁兒，卻還很年輕呢！他用滿是厚繭的手掌，撲一撲布樹上的麥秕子，說話向我們表示歡迎，這位老人正是寶田自己。

他們一家子都沒有睡，寶田和他妻子在捏麥頭，他兒子在細麥稈，他媳婦在地上揀麥粒，大家忙忙碌碌的，看見我們進去都歇手站起來。

「搞生產，弄得一地髒的。」寶田的妻子倒了盅熱茶，慇懃地招待我。

「你們工作呀！咋爲我停下來？」我見他們挺客氣地，倒很不好意思。

「快收拾好了，不礙事。」寶田笑嘻嘻地說。

那位店夥計爲我說明了情況，我簡略地介紹了自己以後，寶田就點了一支燈，領我睡到他們中堂的竹床上去。我怕耽誤他們的生產，不敢多說話，一脚鑽在帳子裏就睡了。

中堂前面的天井裏，躺着一頭大水牛，用尾巴趕蚊子，拍拍作響。寶田看我睡下

了，就到天井裏去瞧了瞧牛，替牠燒起一把艾葉子，又捏麥頭去了。似乎是怕驚醒我，悉悉索索的聲音很低。

屋子的後面，是另外一家，兩個婦女在磨豆腐，說着笑話，吱吱的磨聲，格格的笑聲，好響。

右面隔壁有人在地下敲稻草，嘴上還哼着小曲，嘖嘖的椎聲，嗚嗚的曲聲也不輕，大概是在做草鞋，或者打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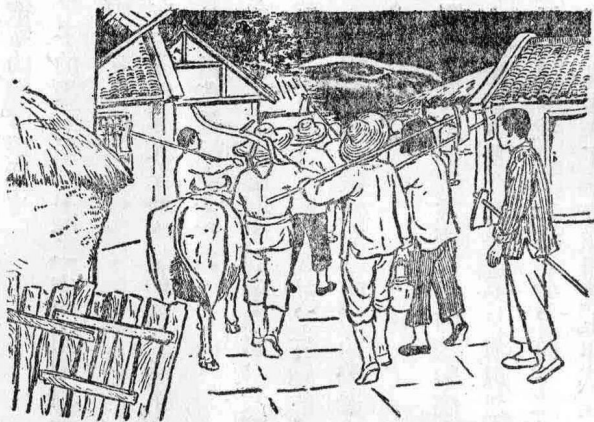
在這樣一個熱鬧緊張的環境裏，我哪睡得着呢？豎起耳朵，聆聽着四週遠近傳來的各種聲音：打麥的，磨豆腐的，打繩的，說話的，笑的，唱曲的……。

一直到一點半鐘左右，嘈雜的聲音才漸漸靜下來。寶田他們幾時去睡，我已經不知道了。

剛四點一刻，我被寶田媳婦劈柴燒火的聲音所驚醒，我一想，昨晚我托過他們僱獨輪車，他們知道我今天要趕路，所以這麼早起來給我做飯了。他們昨晚睡得遲，又要他們起了個早，我心裏非常不安，跨下床，走過去。

寶田也起來了，坐在門檻上穿草鞋，我對他說：

「這可對不住啦！害你們沒睡上幾個鐘頭……」



沒等我說完，他和他媳婦都撅着嘴笑起來了。寶田接着就說：

「哪是爲你啊？俺每日這時辰要下地啦。日子短，得趕節氣。」

他見我還不相信，又用手指了指屋子後面，意思是要我瞧瞧後面那家。果然，磨豆腐的兩個婦女也都在燒火了，燈光從壁縫裏亮過來，打壁縫裏窺得見，方方的兩餅豆腐已經出糟，熱氣騰騰的。

前門早已打開了，我走出門去一看，啊！路上黑壓壓的全是人，背着鋤頭的、挑着擔的、趕着牛的、推着車的……他們都急忙忙地下田去了。

我給他們那股熱烈的生產情緒所激動，對寶田咋了咋舌頭說：

「晚上都三更睡的，早上又摸黑起來，好大股勁，可身體也該注意啊！」

一提起這些，寶田的話瓶蓋子揭開了，邊吃飯，邊滔滔不絕地和我說話：

「俺過去給地主種田可真苦，麥收時節連天連夜沒睜眼是平常事，下地腳軟手又酸，心裏真不願呀！流汗出力的是俺，吃白米飯享福可沒俺的一絲份。」

寶田說話的聲音硬得啞啞的，我和他媳婦都瞪着眼睛望着他的臉，他憤慨地咬一咬牙齒，咳嗽了幾聲。好一歇，他才把臉膛上的肌肉鬆了鬆，露出些笑來，他的話也拐個彎接下去：

「打從土改後，人人都像喝了別直參湯，心裏歡，身上就長了力，生產搞的火辣辣，區裏傳話來，叫俺別過份勞動，可大夥兒都不肯，每天起早落夜加勁幹，倒也古怪，俺這裏就沒有個累生病的。」

他最後還說了句笑話：「俺三年來，胃口也沒倒過一趟，頓頓非得要三大碗乾飯過不了門。」

大家都聽得笑起來。他說完話，飯也吃好了。他媳婦給我裝了碗蛋麵。他去吩咐他兒子了，要他兒子阿才替我拉行李。隨即牽出那頭餓得飽飽的牛，搨起擦得雪亮的新步犁，要下田去了。

他叱了聲牛，又緊緊地握了握我的手，兩只眼睛對着我注視了好一回，似乎有許多話要說，但是他只是說了一句話：

「回來時再上俺家住。」

我吃好麵，阿才把行李也紮端正了，我們趁涼上路。

天還是墨漆黑的，西山崗上的月亮還有半丈高。走在路上仍舊沒有碰見一個人，整村子靜悄悄，連雞的啼叫聲，狗的吠叫聲，都很稀落，這時候，他們她們都在田裏打鬧了。

泥土黑了許多

車進入黃泥塢。東方天上露出了一絲絲白痕。遠處村落裏，雞一遍又一遍地啼叫着。路旁楊樹梢上，雀鳥開始醒來，撲撲翅膀轉一個身。天要亮了。

眼前，伸出了一片望不見盡頭的好莊稼：高地黃甸甸的是麥子，麥穗結實得像一串串珍珠，垂着頭頸，等待人們去收割。低窪裏綠油油的都是秧田，秧苗發蓬了，像一支支箭從地底射出來，那樣挺直有力。我不曾見過這樣的好莊稼，我相信在黃泥塢這塊貧瘠的土地上，長出這樣的好莊稼來，這是第一次。

再也找不出一塊荒地了，漫山遍野可真也找不出一塊荒地了。除掉我們行走的路，路旁的池塘，和遠處山脚的溪流；連那些墳堆裏，河堤上，石碇山頂，都開出來了，栽起黃芋和芝蔴。記憶裏沒有忘却，那年我離開家鄉走過這裏，這裏是一片廢蕪的草原，野草長得半人高，路人經過，有一大羣長腳白鴿子飛起。

農民們三五成隊的在田裏緊張地工作着，有正在收麥的；有正在耕地的；也有在插

秧的；也有已在耘田和施肥的……他們都那樣起勁和快樂：工作着，談笑着。

我看見麥地裏一個臉膛曬得黧黧黑的小閨女，掬着腰，在細麥把子，把當繩用的稻草抽了又抽。她娘一邊用衣裳的下襟搨着風，一邊說着話：

「手脚輕一些，別讓麥粒掉下一顆來，多打一顆麥，多繳一顆給政府，抗美援朝多一分力量。」

那閨女小心翼翼地吧麥把子細好，挑起擔走遠了，她娘還蹲在地下拾麥頭。

我看見一對青年夫婦在田裏比賽插秧。男的插得很快，女的插得也不慢。男的插好一行，女的也插好一行。男的插完一方，女的也插完一方。男的都插滿了，女的也都插滿了。兩個兒真是一對好敵手，誰也沒贏誰。

這總要分個上下囉！快慢都一樣，只好檢查好歹了，兩口子站在田塍上相互檢查，他們要在勻和直的標準上分出高低來。

株株秧插得又齊又直的，誰也挑剔不出有缺點，小兩口背上秧籃子，拉起手，笑咧着嘴，又奔向另外一坵田裏去了。

我看見一個老公公在耘田，他耘田可耘得仔細，一根草也逃不出他的眼睛。他發現有一根草，一定要把它連根拔出來，擲到田塍上去。

田塍上立着他七歲的小孫子，手裏提着個飯盒，已經第七遍喊他爺爺吃早飯啦，可是爺爺像沒有聽見似的不理睬，顧自低着頭耘田。

當田耘好爺爺走到田塍上來吃飯的時候，小孫子已把草堆成一個草墩子，瞪起兩只小眼睛對爺爺笑了笑說：「等草乾了，燒灰當肥料用。」

我看見翻好土的一片麥地裏，四副耙杖擺成一排，四頭牛拉着耙杖向前奔，四個年輕力壯的後生立在耙杖上，手做效着駕駛拖拉機的動作，嘴巴上唸着自己臨時編起來的順口溜：

今年耕地俺用犁，明年耕地要用拖拉機，
拖拉機，拖拉機，耕田犁地
快如飛，生產戰綫年年大勝利呀大勝利！

順口溜唸完，地也耙好了，他們拉起牛，掙起耙杖，走了。前面一個打着面旗，旗上是一「洪忠友互助組代耕隊」九個大字。

快出黃泥塢了，阿才要抽筒煙歇歇力，車子停在一座石橋遮欄邊上。

我混身是汗了，走到路旁一株大樟樹的背陰處去納一回風。那兒正坐着一個七十多歲的老農民，一面吸着管旱烟，一面望着對面的一片麥地，勾着指頭打盤算。

「估計收成嗎？老爺爺。」我猜他十成是在估計他面前這塊麥地的收成，等他算完了問他。

「不，俺已經在派餘麥的用場了！」他笑嘻嘻地回答我說。
我還不很明瞭他的意思，又問他：

「派啥用場呢？能說給我聽聽嗎？」

他抹了一下嘴巴，很有興緻地：

「去年的餘麥，俺變了一根犁，和一副石磨。今年够換一頭騾子，一輛膠皮車了。騾子替代媳婦女兒磨麵，膠皮車給互助組下地用。」他得意地撚了撚鬍子，繼續把話說下去，「有仔好傢伙，明年生產又要長一尺，餘麥一定更多了，那……」他高興得說不出話，有太陽光從樹葉縫裏漏下來，照得他滿臉孔紅通通。

我打量了一下他面前的麥地。這麥地雖然好啊！高高的稈，又粗又密的，每株麥穗都是金黃大粒的低着頭。可騾子和膠皮車也不是小價錢呢！比起犁和磨來，該大了許多倍。我又好奇地問他了：

「今年這坵麥的收成，會比往年提高多少呢？」

「解放前，這十畝地，最多打過麥子七百斤，解放那年，就打了九百三十斤，前年

俺打了一千二百斤，去年俺打了一千五百五十斤……」他像背書那樣一口如流的唸給我聽。這樣的一個比例速率已經使我感到很驚奇了，我禁不住插了一句：

「那你準評着模範啦！」

「同志，還遠着哩！俺村裏的大栓小伙子，去年打了一千八百三十斤，到區裏只評上個三等呢！」

說這句話的時候，看他頭一搖一搖，好像很不安似的。而我却已被這個龐大的數字，驚奇得說不出什麼話了。

「你瞧吧，今年一定要二字出頭了。同志，打從共產黨來，莊稼產量可年年看漲啦！」他又恢復了當時興奮的神色，話從他笑着的嘴巴裏滾出來。

我很想跟他多談一會，但是阿才已推起車，在大聲叫了，我只得向他告別趕回來。四年沒回家鄉來，家鄉變樣得太多了。可不是，連黃泥塢的泥土，似乎現在也黑了許多，這般烏漆漆地有肥。